



# 似竹非竹南天竹

■董雪丹 文/图

去年过年前,看到南天竹的鲜切枝条在网上被当作年宵花热卖,心里猛然一动。在我的印象里,它那么平常,路边绿化带、小区、公园、单位院子里到处都有它的影子,让人有些熟视无睹了。而且,它是夏天时开辟白花,作为一种花期并不在冬季的植物,怎么和年节的喜庆连结在一起?怎么变成了年宵花?

目光从网上移到身旁,再看南天竹,感觉有些不一样了:历经风霜依然缀满枝头的累累红果,像一团团火焰在燃烧,在灰色的冬季里热烈而耀眼,真不负“天烛”之名。大雪飞舞时,一串串红灿灿的小果子在白雪的映衬下,像一簇簇盛开的花朵,红得明亮,红得滋润,红得诱人,红得喜庆,加上或绿或红的叶子的映衬,格外夺目,也格外讨喜。即便厚厚的积雪覆盖了果实,仅仅是那些桀骜不驯的枝叶不管不顾地从雪中伸展出来,在千花百草凋零之后依然生机盎然,已足以让人怦然心动。

原来,南天竹是以果代花走入年宵花的行列,不是从现在,而是在很久很久之



前。因为果子色如丹砂,与变红的叶子一起凌霜傲雪经久不落,南天竹被视为植物中的君子,深受历代文人墨客的喜爱,再加上名字中的“竹”字与“祝”谐音,与水仙、绶带鸟在一起,就是“天仙拱寿”;与佛手、仙桃、石榴组合,就是祝多福、多寿、多子。很多人喜欢把南天竹和腊梅、松枝一起插瓶,也有人将它与水仙、蜡梅并称“岁寒三友”。就这样,南天竹不仅走进诗画,也走向家家户户的案头,增加喜庆气氛,增添吉祥的寓意。

至于名字的来源,有这样一种说法:“叶叶相对,而颇类竹”,故名南天竹,也叫天竹。除此,还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无论哪一种,相同的是对它的欣赏。它也的确招人喜爱:树干丛生,形态清雅;叶片扶疏,潇洒如竹,嫩时黄绿,渐至深绿,入冬后呈红;小花穗生,瓣白蕊黄,还有清香;花后结果,浆果球形,每穗数十,开始为绿,后来变红。南天竹的品种很多,据说浆果成熟时也有白色、淡紫色的,我见过最多的还是红果果,偶尔见过橙红色。总体来说,南天竹小花清秀、叶

美果艳,可谓五色陆离,四季出彩。

这似竹却非竹的南天竹,因其鲜艳的果实和会变色的叶子,在明清时期,就被列为古典庭园的造园植物,甚至有一种将南天竹神化的说法,说“植之庭中,可避火灾”。真假不必探究,倒是可见古人对南天竹的尊崇。同时,它也被盆景界人士酷爱。我还是更喜欢自然生长、纵横飘逸的南天竹,总觉得有些爱不是真正的爱,是被爱之物的灾——被扭曲、被限制生长的南天竹肯定活得不舒展、不痛快,如果可以,它一定会说出自己的疼痛和反抗。

它也的确是一种有个性的植物,虽然外表清秀,却全株有毒。特别是它的小果子,虽然红艳诱人,让人垂涎,却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更不可啖。有趣的是它的根、叶、果都可药用,果实可解砒毒。有毒,却可解毒,世间之物相生相克,真是神奇至极。

这有容貌、有品格的南天竹,妙就妙在与竹子的“似与不似之间”吧。被称为君子的南天竹,可以有竹之名并与梅花相伴并称,自然有它的清峻之气。在夸赞南天竹的诗词中,我很喜欢清代蒋英的《南歌子·南天竹》:

清品梅为伴,芳名竹并称。

浑疑红豆种闲庭。

深爱贯珠累累、总娉婷。

不畏严霜压,何愁冻云凌。

渥丹依旧叶青青。

好共岁寒三友、插瓷瓶。

## 幸福水流进农家院

■王天瑞

谁能料到,千万年来,都是人追水,而在这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竟然变成了水追人——自来水追着人的脚步蹦着跳着说着笑着欢欢快快地流进了乡村农家院、流进了农家院的水缸里……

“民以食为天、以水为先。”咱暂不说食,就说说水吧!

自从人类诞生,都是“逐水而居”,也就是说,人类都是追逐着水而居住在坑边、塘边、湖边、河边。如果没有水,如果没有坑、塘、湖、河,那就地下挖坑找水,或打井引水。如果还是找不到水,或引不来水,为了活命,也就只好弃家离舍,立马迁徙向有水的地方,无论路途多么遥远,也无论途中多么艰难。

水,水是什么?水是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源泉。无论植物或动物,都要以水维持最基本的生命活动。没有水,草木就会枯死,动物就会渴死,当然人类也无法生存,鲜活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有了水,碧草变得更绿,鲜花竞相开放,大树挺拔茁壮,我们的星球才清澈蔚蓝,我们的世界才生机盎然。有了水,人类才能生生不息,才能在生命的长河里搏风击浪奋然而前行。生命需要水,人尤其离不开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豫东的饮水经历了自然发展、饮水解困、饮水安全等阶段,近几年,随着综合国力提高,又迅速进入了“巩固提高”新阶段。喜事频频传来:“黄村要通自来水了!”

其实,安装自来水,“钱”并不是问题。不少人问李支书:“自来水,咱喝起喝不起呀?”在动员大会上,李支

书说:“安装自来水,把管线拉到你院门口,不要一分钱。院内管线费由个人负担。平时用水,每人每月大约需要一吨,2元钱。这几个钱,都说说,还有谁家拿不起?”村民们不由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王玉琢讲了他第一次进城的故事。王玉琢的老表高中毕业后,考到县纺织厂当工人。一天,王玉琢去看老表时,当看到工人们洗脸用自来水、洗衣用自来水、做饭用自来水,把水龙头那么一拧,清水哗哗流,真得法啊!真舒坦啊!真牛气啊!王玉琢回来就给大伙讲,很多人还不信,说:“你别瞎说了!”王玉琢说:“你们要不信,收完麦没事了,我带你们去看看。”当大家真看过后,也就只好相信了,纷纷说:“城里人真享福啊!”如今,咱黄村马上就要通自来水了,也该咱享享福了!

不是吗?当黄村的自来水管安装好后,自来水也就流进了农家院,把水龙头那么一拧,清凌凌的泉水也就哗啦地流进了水缸里……黄村人都叫它“幸福水”。

李支书给我讲个陈锦江替五家邻居预交水费的故事。陈锦江,从10岁就独自生活。他双腿患有小儿麻痹症,行走拄双拐,无法到井边去打水,20多年里,全靠五家邻居轮流给他挑水吃。前些年,在村致富小组帮助下,他成立个养蘑菇公司,赚了一些钱,听说村里要通自来水,不但自己积极预交了三年的水费,还主动替五家邻居预交了三年的水费。他说:“过去邻居们帮助我,今天我有能力了,也要帮帮邻居们。”

黄村通水那天,80岁老翁李敬镇给我讲了个他自己的故事。新中国成立那年,李敬镇8岁,就开始和姐姐一起到井边去抬水,15岁时身强力壮了,就独自到井边去挑水。除了人吃,还要洗衣、洗脸,还要喂猪、喂羊、还要浇花、浇树。有时一天挑三担水,有时一天挑五担水。他家离井远,挑一担水来回一里路。就这样,他一直挑到80岁。今天,终于撂下担子不挑水了。算算吧,几十年,他究竟挑了多少担水?又究竟走了多少路?李敬镇说:“今后,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寒冬,不出门就能吃到水,俺打心里一百个高兴啊!”

又一天,县自来水公司的王进,化验过黄村的水质后,向我讲了卫生工作者的发现。长寿村和疾病多发村,都与饮水有关,好水能使人身体健康,污水能给人带来疾病,甚至能折损人的寿命。他还说道,本来井的发明和吃井水,已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豫东平原上的井水,都很旺、很清、很爽,如果没有天灾人祸,人们就安居乐业。不过,由于对井的管理不善,当大风刮起时,尘灰、草木会被刮到井里;当大雨骤降时,污水、泥沙会被冲到井里。井里有时还有屎壳郎推来的粪蛋蛋,有时还有观天的青蛙咕哇咕哇叫。井水能不污染吗?如今,自来水既方便,又卫生,还安全,三全其美,今后,乡村里一定会活跃很多老寿星。我不由连连称“是”。

清凌凌的幸福水啊,汩汩地流淌吧!

豫东人民的生活啊,节节地登高吧!



## 诗三首

■魏华

### 迎春风

岁月轮回近新春,  
楼房庭院客舍新。  
美酒香茗邀朋品,  
迎春请客临。

### 思乡

庚子冬将尽,  
归乡疫阻途。  
遥望家乡远,  
异地客楼孤。  
雪压三川白,  
颍水寒中流。  
怜惜心相悦,  
彼此共祝福。

### 战疫豪情

花蕾新蕊一点红,  
岸边柳丝孕春萌。  
新冠灭迹僵难死,  
多点散发使人惊。  
白衣战士重返场,  
瘟疫灭净朗风清。  
新春将至家乡远,  
祝愿家国都太平。